

◆ 百年考古大发现

Bronze Civilization by the Dianchi Lake
—Dian Emperor and nobleman Grave

滇池畔的青铜文明

——滇王及其贵族墓

肖明华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百年考古大发现

滇池畔的青铜文明

——滇王及其贵族墓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池畔的青铜文明：滇王及其贵族墓 / 肖明华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696-284-8

I. 滇… II. 肖… III. 滇(古族名)—民族文化
—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411 号

滇池畔的青铜文明

——滇王及其贵族墓

肖明华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10.2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80696-284-8

定 价：45.00 元

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只有几个人、十多人，到现在已经拥有数以万计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从1928年以前，中国考古附属于地质学、生物学的科研机构，到现在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独立的文物考古科研机构，在全国十几所国家重点大学设置了考古专业；目前我国的各种文物考古专业性刊物和出版机构，已多达数十家；上个世纪初，我国没有中国科学家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项目，20世纪前半叶全国每年的考古项目也是寥寥无几，当前的考古工作规模绝非昔日可比，为了在大规模生产建设中，搞好文物保护，近年来仅每年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项目就逾千项；至于为科学研究或文物考古教学工作而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也是为数可观。百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蓬勃开展，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见于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的考古新发现报道接连不断。

2001年初，我国考古学界为了总结20世纪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展示其辉煌的学术成就，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和民族自豪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全国性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评选活动。评委和通讯评委来自8个国家级考古文物机构，28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考古文物机构，以及11个大学的考古文博院系。多数评委、通讯评委担任过或正担任着国家级、省级和大学考古文博院系的考物的科研机构或教学科研机构的各级领导职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我国考古文物学科的业务中坚。因此，这次评选出来的考古大发现项目的学术性、科学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评选出来的100项考古大发现，涵盖了25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人类发现7项，新石器时代

30项，夏商周时代23项，秦汉时代24项，隋唐至元明时代16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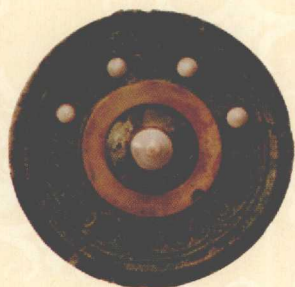
本丛书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基础之上，又挑选了数十项，原则是每个项目为一本书。这些项目除了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之外，项目的选择上也兼顾到考古文物学术内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这些项目还必须有一定的可读性、社会的认知性。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一线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其中不少人现在已是相关项目方面的专家，有的作者至今仍然承担、主持着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肩负着繁重的田野考古或考古文物科研任务，我知道不少作者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接受这个任务，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挤时间完成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的。

作为考古文物的普及读物，强调丛书的“图文并茂”是非常必要的。具有丰富而高标准的线图、图版，是考古文物书刊的特点，这是考古文物专业的学科特点决定的。考古文物内容的通俗读物，对于线图和图版的要求内容又更丰富一些、形式又更生动一些、线图又更简洁一些、图版也更清晰一些，这样使读者结合文字更容易看懂、读懂，使我们的丛书更有吸引力，使广大读者对丛书产生更大兴趣。考古文物专业的学术术语比较艰深冷僻，作者尽量多使用一些较为通俗易懂的词语，但是在这种专业通俗读物中完全不使用专业用语也是很困难的。我希望现在奉献给社会的这套丛书，“文茂”更进步一些、更通俗一些，大家更满意一些。

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弘扬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是考古工作者的时代重任，这套丛书也是考古工作者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科研成果。

刘庆柱



目 录

第一章 考古泰斗的回忆.....	1
第二章 踏上石塞山.....	9
第三章 走入滇王及其贵族墓地.....	17
第四章 绚丽多彩 目不暇接.....	29
第五章 五光十色 赏心悦目.....	107
第六章 金印金鞘显富贵.....	119
第七章 青铜器与农牧业.....	128
第八章 滇国滇王与滇文化.....	140
参考文献.....	153
后记.....	155



第一章 考古泰斗的回忆

——访石寨山首次发掘主持者孙太初老先生

今年初夏时节,为了深入了解滇王及贵族墓的发现与发掘经过,我们专门拜访了孙太初老先生。孙太初老先生是滇王及其贵族墓第一、二、四次发掘的主持者,今已是云南文物考古的泰斗,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孙老虽然已经是米寿之年,但身体硬朗,思想敏锐。我说明了来意后,孙老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发现和发掘的一些情况。

讲起五十多年前的事——滇王及其贵族墓地石寨山的发现,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

的故事。1952年,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昆明市二爨街(今昆明市民生街)的旧货摊上,先后买到十多件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有戚、戈、矛、钺、剑、削等,其中有三件青铜戚最具特点,戚的釜做成一蟾蜍,蟾蜍呈蹲伏张口状,口为纳柄所用,蟾背饰弦纹、圆圈纹、三角纹等,纹饰线条流畅。整个蟾蜍造型生动(图32)。蟾后为刃,尖刃者有两件,平刃者有一件。这三件戚集动物造型和用器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科研价值。

1953年,又有一位姓汪的古董商,拿了几件青铜器到云南省博物馆请求研究人员帮助鉴定,这几件青铜器与博物馆先前购买的青铜器相同,于是,研究人员又将这几件青铜器买下为以后研究用。先后买到的这几件独特精致的青铜兵器,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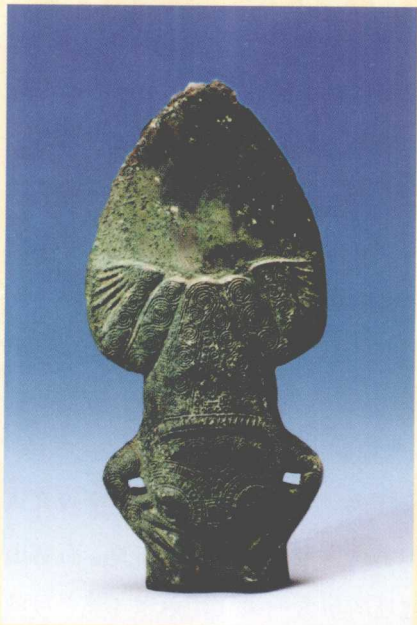


图 32 蛙形釜戚



形、纹饰风格与中原青铜器风格截然两样，它们引起了云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关注，并且认为这几件青铜器很可能是在云南或在昆明周围的某个地方出土。于是他们就调查这几件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几经打听也没有结果。

继后一段时间里，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太初先生与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在一起，无意中谈起博物馆收购到青铜器的事，勾起了方老先生的回忆。方老先生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或在稍后一段时期，在我的家乡晋宁县石寨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被当地官僚和恶霸分别占有，余下零星破碎的青铜器残片被发现者当废铜卖掉。

博物馆买到的这些兵器和方树梅老先生的回忆，为博物馆的业务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54年10月，云南省博物馆派李家瑞老先生和西南博物院来滇协助文物考古工作的蔡佑芬同志，一同去方树梅先生的家乡晋宁县进行调查。

20世纪50年代，晋宁县城仍在今天的晋城镇，石寨村东距县城约5公里。李、蔡二位同志顺藤摸瓜来到晋宁县，追踪来到石寨村，向村民展开访问调查。村民们讲述了在村后小山上挖掘出青铜器的经过，而且这种挖掘也不仅一次，先后挖掘出的青铜器估计达300多公斤。村民们并将余下的一件青铜矛、一件青铜钺和一件石斧交给了他们。李、蔡二位看了农民交来的文物，确定这钺和矛不论其形制或制作风格，均与博物馆先前买到的青铜器相同，心里想着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地点之谜就要揭开了，极度兴奋之余，就到村后小山上察看铜器出土地。

在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来到村旁的石寨山上。这小山呈南北狭长形，西北高，东南低，中部略凹（图01）。在小山的西边断崖上，他们还捡到一些红陶片，这些陶片与先前在官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片相同，说明这里可能还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山的东面坡地上，中部还有一残城墙，地面上有大小不同的坑，坑外散落着掘出的土和碎铜片，这些碎铜片的锈蚀和质地情况均与收集的铜器相同。

根据村民们的讲述，现场的考察及收集的青铜器和陶片等文物情况，李、蔡研究认为：博物馆所收集的青铜器可以肯定是这里出土，但需考古发掘来进一步证明；石寨山不仅有青铜器，还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斧，遗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很丰富；目前遗址的破坏已相当严重，有必要进行抢救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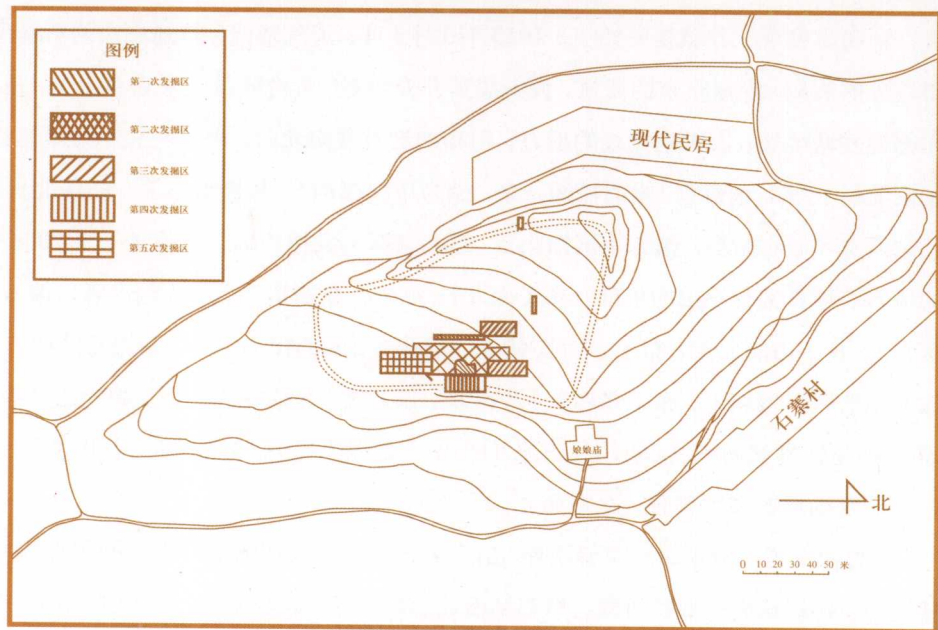


图 01 石寨山地形及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20世纪50年代，不论在理论或是在实践方面，云南省的文物考古均处于探索阶段。石寨山地下遗存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这里会埋藏有青铜器？究竟埋藏了多少青铜器呢？这一连串的问题，回荡在调查者的脑海里。

李、蔡二位回昆明后，将调查的情况向云南省文化局的领导作了汇报，为弄清遗址的情况，并提出了对石寨山进行保护和对破坏场地进行清理的建议。省文化局的领导听了汇报后，经过认真研究，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对石寨山进行一次重点清理。这一次清理，就其方法和对后来的发掘而言，实质上是一次试掘。

云南省博物馆领导研究决定，由孙太初、熊瑛、马荫何三位同志负责，马靖华、马月仙、顾品端等同志参加，组成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准备进行清理发掘。孙太初老先生当时因参加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考古学习班，是云南省第一批受过专业培训的考古人员，他也就成了这次发掘的主持人。

经过周密的准备后，考古发掘队员们来到了石寨村住下。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的



重大百项考古发现工作就要开始了。1955年3月3日，天气晴朗，滇池岸边的石寨山，显得格外的清新，湖面吹来的微风，使人感到几分快意。考古队员们来到小山上，在小山东部近残城墙处，农民挖掘过的地方，用指南针对准南北向，画了长长一条南北线，布了南北长10米，东西宽2米的探沟一条，编为甲区探沟1。紧接着布了一条南北长10米，东西宽8米的探沟，编为甲区探沟2。这两条探沟发掘完后，形成了一个10×10米的探方。接着又在小山的中部，布了南北长30米，东西宽2米的探沟一条，编为乙区探沟1。在小山的北部，布了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的探沟一条，编为乙区探沟2。在西北部的残土城墙上，布了东西长12.15米，南北宽2米的探沟一条，编为乙区探沟3。甲乙两个区发掘面积共204.3平方米（图01）。发掘于当月23日结束，共用了21天。

此次发掘重要的收获有三个方面：

一、首次发现了青铜时代墓葬两座。出土了一批地层层位清楚的青铜时代文物。特别是铜鼓、纺织场面鼓形贮贝器、祭祀场面鼓形贮贝器、持伞女俑、铜扣饰、铜牛头、铜俑杖头、铜壶、铜杯、铜镜、铜锄、铜铲、铜斧、铜剑、铜戈、铜矛、铜钺，铜啄、铜镞、铜削、铜铃和金珠、金钏、金扣等文物的出土，令人惊叹，为之惊奇。并且证实了博物馆先前购买的青铜器就是石寨山出土。出土青铜器对于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古代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基本弄清了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遗址的文化层由上至下有三层：第一层是表土层，灰黑色土，厚约15厘米，包含物有陶片和近现代砖瓦片，此层是扰乱层；第二层是褐灰土层，这一层仅见于乙区探沟1，厚约60厘米，包含物有陶片、石斧、石铤、石镞、石簪、纺轮、“大泉五十”铜钱、几何纹砖、粗绳纹瓦、铜镞等，也是扰乱层；第三层是螺壳堆积层，厚约60厘米，主要发现于乙区探沟1北段和探沟2，包含物有石陶纺轮、穿孔蚌器、石锤和丰富的陶片，此层当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乙区探沟1中，还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墓葬一座。地层出土文物说明石寨山遗存文化内涵丰富，延续年代长。

三、确定了残城墙的建筑年代。在乙区探沟3的发掘中，在残城墙的下层夯层中，出土有铁镞、五铢钱、瓦当、粗绳纹瓦、几何纹砖等，据此确定了土城墙是汉晋以后所



筑。

此次发掘结束后，内容编成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发掘报告发表于《考古学报》1956年1期。

首次发掘出土的新颖、丰富而珍贵的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领导的重视。时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莅昆。两位领导看了出土的文物，为之惊叹，并称之为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振铎局长还仔细询问了发掘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当即表示由文物局拨专款5000元，调给进口德国造经纬仪一台，以支持下一步的深入发掘研究工作。

为深入研究需要，彻底弄清石寨山古墓葬的情况，经省文化局报请国家文化部批准，对石寨山进行第二次发掘。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第二次发掘于1956年11月1日开始。这一次发掘，仍由孙太初负责，他凭着第一次发掘的经验，以第一次发掘的甲区一号墓为基点，向南、北、西三面延伸，并采取了开探方的方法发掘，开探方共计7个，其中T1、T2、T3、T5等探方南北长11米，东西宽8米。T4探方南北长10米，东西宽8米。T6探方南北长13米，东西宽20米。T7探方南北长12米，东西宽7米。发掘面积计776平方米（图01）。发掘工作于次年1月4日结束。

第二次发掘清理青铜时代竖穴土坑墓共20座，编号M3至M22。这一次发掘大获全胜。尤其重要的是在编号为M6的墓葬中发现了一枚金质蛇纽篆文“滇王之印”，此印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相符。这个结论被后来整理发现的玉衣残片也进一步证明。M6墓确定是一代滇王墓，石寨山古墓群当是滇王及贵族墓。以滇王及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一般称滇青铜文化或滇文化，创造这一青铜文化的人称为滇人。从此，人们认识了滇青铜文化，并开始研究滇青铜文化，试图揭开藏在其中的一个个谜。

说到滇王金印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当发掘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参加发掘的一位同事与主持发掘的孙太初戏闹说：“如果能出土一颗滇王印就好了，它可以证明这是一处古滇王国墓地，石寨山的名气一下就会大起来。你是发掘主持人，自然少不了



要请客。”孙太初也不曾想到这一戏说竟能成为事实，顺口即答应。不料过了三四天，在编号为M6的墓葬底部漆器粉末清理中，果真发现了一枚金印，剔去印面上的泥土，四个标准的汉篆阴刻“滇王之印”出现在颇具篆刻功底者的孙太初的眼前，同事们欢呼起来，整个工地沸腾起来，民工们围上来看稀奇。孙太初捧着金印，心怦怦直跳，手也颤抖起来。金印完好如初，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印背的蟠蛇，昂首回视，栩栩如生。端详着这金印，孙老的心潮起伏难安，全体工作人员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枚金印方不过2.4厘米，高不过3厘米，但却是M6墓墓主的身份证，是滇王、滇国的历史见证（图83）。印虽小，却重千斤。

同事的心愿顷刻间变成了现实，石寨山的名气真的大了。滇王金印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奇。有人说，石寨山上挖出了金娃娃，有人说挖出了金牛，有人说挖出了金马等等。四邻的村民们来石寨山看稀奇，城里的人们也赶来看热闹。没几天，连周围的昆阳县、安宁县、江川县、澄江县的人们都蜂拥而来，一日几千人。那些商贩们也赶来设点摆摊，石寨山就像集市一样。平日人迹罕至的石寨山，变成了旅游参观胜地，热闹非凡，石寨山出名了。但石寨山真正的出名还是随着石寨山发掘报告的出版发行而名扬海内外。2000年，由中国《考古》杂志社组织的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评选中，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及贵族墓地，入选为一百项重要发现之一，这才是石寨山真正的出名。

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此后，石寨山的发掘工作仍不断进行。1958年冬，为配合云南省的民族调查工作，对石寨山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此次从地州调来文化干部18人，组成发掘队。发掘分为两个区，第一区在石寨山中部，紧接第一次发掘的中部探沟西北边，开探沟4条，编号为T10、T11、T12、T13。探沟东西长10米，南北宽2米。第二区紧接第二次发掘区东北部，开探方5个，编号T8、T9、T14、T15、T16。发掘工作历时32天。发掘面积计200余平方米（图01）。清理青铜时代墓葬共12座，编号M23至M34。其中有11座墓被严重破坏，仅有一座保存较好，为西汉末期墓葬，墓的形制较小。出土文物计400多件。与第二次发掘出土物相比，相同者甚多。但铜奩、漆奩、漆案、漆耳杯有楚文化的风格，鎏金铜尊、凤纹铜镜和用鸡、狗殉葬等具有民族风格。



西汉五铢钱和东汉五铢钱的出土，对确定墓葬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1960年春，继续对石寨山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此次发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参加。发掘于4月初开始，4月底结束。发掘清理青铜时代墓葬共16座，编号为M34至M50，这些墓均位于东残城墙下（图01）。出土随葬品228件，其中“王羊私印”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汉文字在滇池地区的传播。西汉五铢钱的出土，丰富了第二次发掘对墓葬年代的确定。但此次发掘墓葬规格小，出土文物的数量或是类型，均没有超过第二次发掘出土物。

1996年5~6月，石寨山墓地受到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盗掘破坏，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晋宁县文物管理所参加，组成考古发掘队，又对石寨山进行了一次抢救性发掘，顺称第五次发掘。这次发掘区位于第二次发掘区的南部，开 10×10 米的探方3个（图01），清理青铜时代墓葬36座，编号M51至M86。出土遗物300余件套。其中M71墓规格较高，随葬品丰富（图07）。此次发掘受到了各级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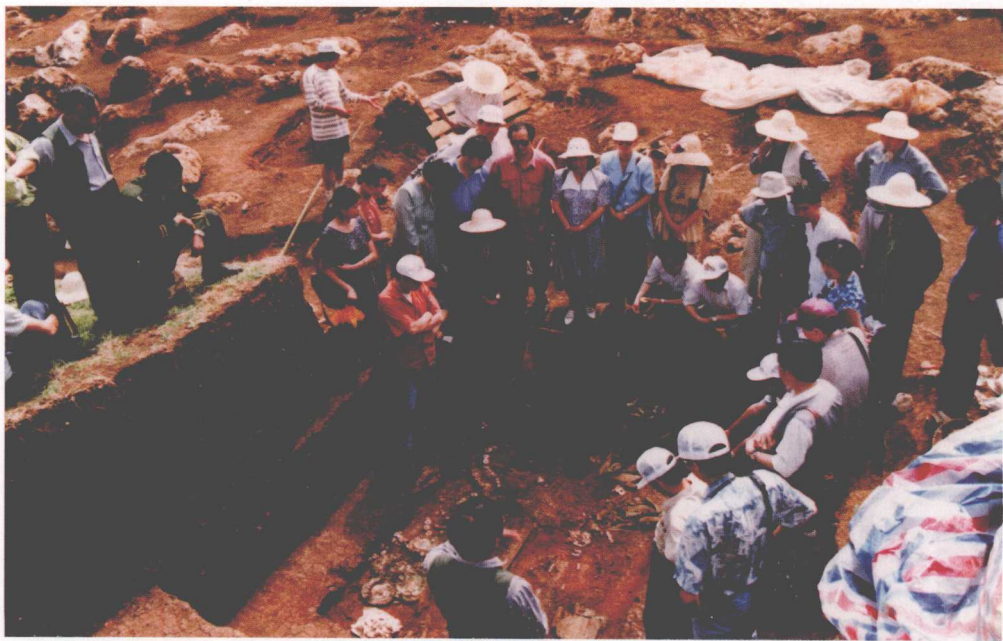


图02 群众参观M71墓



府的重视，并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掘期间不仅有领导到工地参观，还有专业人员及群众到工地参观（图02）。此次发掘主要收获有三：一是发现了一个大墓（M71），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如豹牛搏斗场面贮贝器、猎鹿场面叠鼓形贮贝器，是以前未曾发现过的文物，大大地丰富了滇青铜文化的内涵。还出土了一些制作精致的文物，如持伞俑、二人缚牛扣饰、鎏金二豹噬猪扣饰等等；二是确定了三组有叠压关系的墓葬，对确定墓葬的先后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三是清理的小墓年代较早，填补了石寨山早期墓葬的空白。

自石寨山滇王及贵族墓地发现以来，在滇池周围就不断有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这些发现重要的有滇池西边的王家墩遗址和安宁太极山古墓群，滇池东岸的石碑村、天子庙、小松山、子君村、羊甫头和滇池北边的上马村、团山等古墓群。这些发现和发掘推动了对滇王国的研究，滇王之谜，滇国之谜，滇池之谜，滇文化之谜，随着这些重要的发现，而不断大白于天下。



第二章 踏上石寨山

—— 话石寨山沿革与地理

石寨村位于今天的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城东北的滇池畔，行政区划属晋宁县上蒜乡，东距晋城古镇约5公里（图03）。在石寨村旁，有一座石灰岩小孤山，这就是滇王及贵族墓的所在地，著名的石寨山。登上石寨山，站在山顶上，周围风光一览无余，周围是肥沃的稻田，西边便是美丽的母亲湖——滇池。

石寨山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00米，最高处达33米。从平面看，南北两端略尖，中段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20世纪50年代，在山的东面中部还残存有一圈土城墙，村民居址分布于小山脚下东北面，可避经滇池吹来的西南风。而今，扩展的民居包围了小山的北半部。为保护这片著名的古墓地，今人在小山上沿山的边沿修筑了砖墙，将墓地围起来，并有人日夜守护（图04）。

石寨山见于文献记载是清道光《晋宁州志·地理志》称“鲸鱼山，在城西十里昆明池畔，村名石寨，昔汉武帝于长安凿池习水战，池畔刻石作鲸鱼，即像此山也”。据此而知，清代的人们也称滇池为昆明池。晋宁的人们把滇池与《汉书》昆明池混为一谈，以擢高滇池的地位，这当是一种附会而已！从什么时候起，这村因石寨山而名石寨村，还是这山因石寨村而名石寨山，现已无人知晓。但据《晋宁州志·地理志》记载而知，至少在清代，石寨山还是叫鲸鱼山，但已有石寨村，由此推知，称石寨山也是民国以来的事。

在石寨山西北边的滇池畔还有一个石灰岩小孤山，名叫梁王山。石寨山的正北边约500米处是一座红土山，名为左卫山，石寨山的东南边约1000米外也有一座土山，称为金沙山。近些年来，在这些山上均不断有青铜器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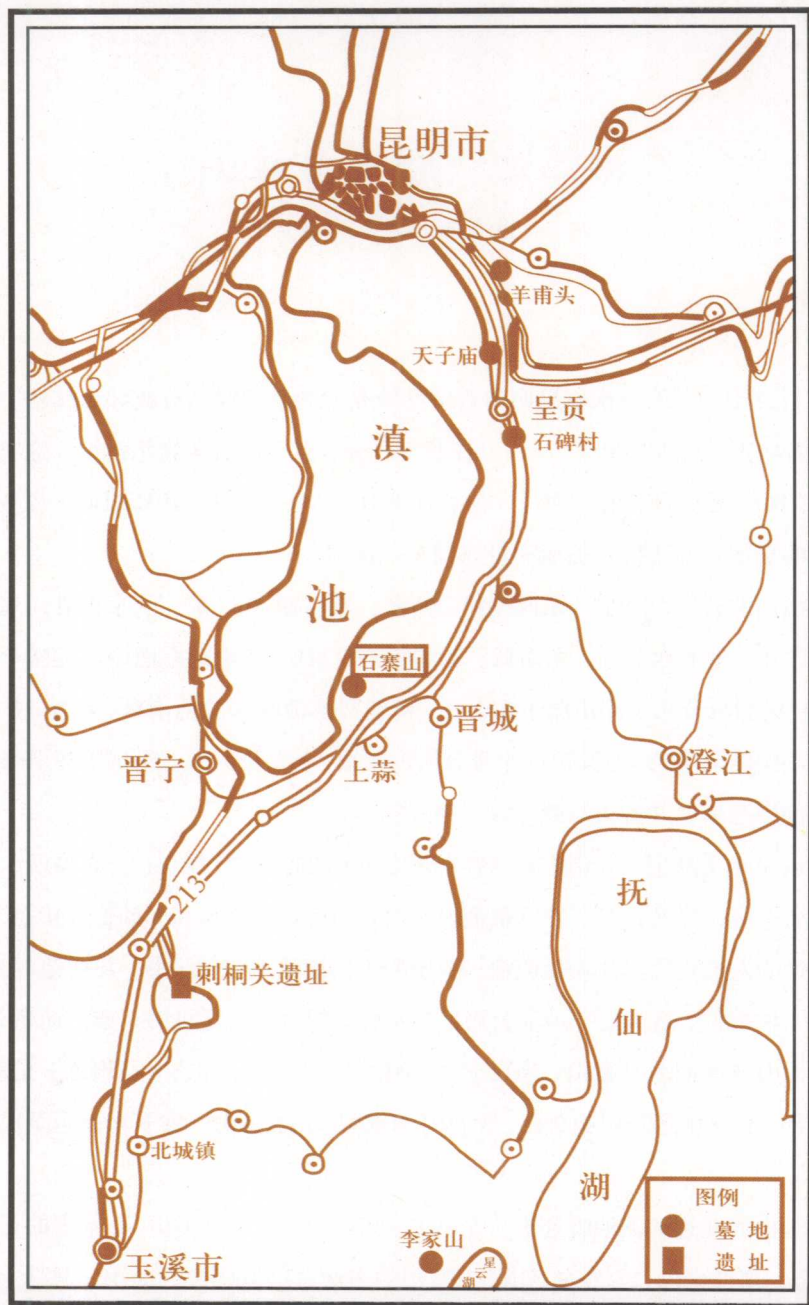


图03 晋宁石寨山位置示意图